

AXIOLOGY AND ETHICS
价值论与伦理学论丛

·2·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AXIOLOGY AND ETHICS
价值论与伦理学论丛

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 编
国际价值研究学会

Edited by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of Hubei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Value Inquiry

·2·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价值论与伦理学论丛.第2辑/江畅等主编.——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12

ISBN 7—216—03680—8

I.价…

II.江…

III.①价值论(哲学)—文集②伦理学—文集

IV.①B018—53②B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638 号

价值论与伦理学论丛 第2辑

江畅等 主编

出版
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中南金刚石工业公司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0.375

字数:258 千字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定价:20.00 元

书号:ISBN 7—216—03680—8/B·184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科学的价值实现与科学的人文化

——略论科学的价值实现途径问题 杨耀坤 韩玉德(1)

论全球化进程中精神生产的价值属性 聂运伟 吴 畏(19)

价值与教育的相汇点 托马斯·麦格勒尔著 曾丽洁译(30)

神话之镜

——卡西尔文化哲学的一个价值论视角 高乐田(42)

从语言形式、内容和功能看价值判断与

事实判断的相似和联系 江传月(62)

走向“共生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价值与评价 熊在高(72)

多元论与普遍伦理 卢 凤(96)

评价理论 约翰·杜威著 冯 平 余泽娜译(119)

价值哲学的兴起

——以文德尔班为例 颜昌武(134)

试论中国价值哲学的地位与特点 陈道德(146)

作为价值观的个人主义 吴向东(154)

伦理学视角的刑法价值 余卫东 覃久藏(168)

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道德形态 崔宜明 郭美华(177)

儒家“君子人格”及其现代意义·····	吴根友(188)
孔孟儒学道德修养方法论及其发展·····	罗 炯(202)
略论中西文化对话与融合的价值取向·····	储昭华(238)
论中西怀疑论的差异·····	邓晓芒(249)
自由、道德与责任 ·····	戴茂堂 吴秀莲(266)
论技术的文化价值·····	肖建华(279)
中国当前分配形式的伦理学思考·····	强以华(293)
现代管理的伦理诉求	
——“信用”及其体系建构和动力因素分析 ·····	冯 军(304)
伦理学理论创新的新探索	
——评江杨教授著《理论伦理学》·····	高兆明(319)

Contents

Value Re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Scientific Culture; A Brief Comment on the Way of Value Realization of Science	Yang Yaokun Hang Yude(1)
A Comment on the Value Property of Spirits Production during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Nie Yunwei Wu Wei(19)
The Point that Values and Education Assemble	Thomas Magnell(30)
Mirror of Myth; An Axiology View of Cassirer's Culture Philosophy	Gao Letian(42)
The Resemblanc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actual and Value Judgem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Linguistic Form, Content and Function	Jiang Chuanyue(62)
The Value and Evaluation on the Meaning of Co-existential Ontology	Xiong Zaigao(72)
Pluralism and Universal Ethic	Lu Feng(96)
Theroy of Valuation	John Dewey (119)
The Rising of Axiology; An Example of Windelband	Yuan Changwu(134)
A Comment on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xiology in China	Chen Daode(146)
Individualism as an Idea of Value	Wu Xiangdong(154)

The Value of Criminal Law from the View of Ethics	Yu Weidong Tan Jiuying(168)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Moral Form	Cui Yiming Guo Meihua(177)
Confucianism Gentlemen Personality and Its Modern Meaning	Wu Gengyou (188)
The Moral Motivating Methodology and Its Extension of Confucianism	Luo Chi(202)
A Brief Comment on the Value Tropism of the Comparison and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Chu Xiaomang(238)
A Comment on the Difference Chinese and Western Skepticism	Deng Xiaomang(249)
Freedom, Moral and Responsibility	Dai Maotang Wu Xiulian (266)
A Comment on the Cultural Value of Technology	Xiao Jianhua (280)
An Ethical Contemplation of the Current forms of Distribution in China	Qiang Yihua(294)
The Ethical Appeal of Modern Management; The Analysis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Motive Factors of Credit System	Feng Jun(305)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Ethics; A Com- ment on Theoretical Ethics of Jiang Chang	Gao Zhaoming(320)

科学的价值实现与科学的人文化

——略论科学的价值实现途径问题

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 杨耀坤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韩玉德

Abstract The way of scientific value realization is being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oi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different cultures, namely the function of liberal culture to scientific culture. At first, it briefly analyzes several statements about “scientific liberalization”, and then it elaborates the improbability of “scientific liberalization” from different facets, such as knowledge morphology, cognition standard, social behavior norm, etc.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liberal culture to scientific culture is to promote the liberal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addition, the fundamental way of scientific value realization is to start out from scientific nature based on scientific self-reliance, in company with the social control of science, and then accelerate the most contribution of scie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ity.

Key Words value realization of science scientific culture liberal culture scientific liberalization

关于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由于科学历史主义将社会学和心理学以及形而上学的因素引入科学探索和理论评价之中,并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之主张,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已原则上不成其为问题。科学不仅具有外部实用价值,而且具有外部精神价值,这一切又植根于科学的内在价值,特别是其内在基本价值,科学的全部外显价值均可以从科学的内在基本价值推论出来。

科学的价值实现问题引起当代社会特别是思想家的关注,乃源于科学的社会应用之负面价值日益凸现,并极大地掩盖了科学的正面价值,令人大生疑虑,以致有人宁愿放弃和远离科学,主张现在的科学论主题应当是“批判科学”。当然,对科学持基本否定立场的主要是持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学者们,而社会和广大民众仍然需要科学,并呼唤科学特别是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对科学应用的负面影响深感不安;人们热切期望科学的价值实现,又担心科学价值实现误入迷途,因而当今人们关注科学价值问题,乃聚焦于科学价值充分实现之途径问题。

探讨科学的价值实现途径问题意义重大,这一问题理应作为科学价值论研究的中心问题。但这一问题实在太太,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均涉及到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例如科学的自主和科学的社会控制问题,科学与终极关怀、与人性之完满实现的关系问题,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或融通问题,哲学普遍理性对于科学的价值实现之意义问题等等。本文仅从两种文化关系的一个侧面,即人文文化及其精神对科学文化的意义,探讨科学的价值实现途径问题。

一、关于“科学人文化”的各种主张和说法

“科学人文化”的主张是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发生激烈冲突

的情况下,为了缓和两种文化的紧张对立关系,特别是为了改变科学日益被异化为一种非人性的形式—工具理性之存在物这样的状况而提出来的一种问题解决方案。

初看起来,这种问题解决方案的提出非常自然和合乎情理。既然科学变成了物化和非人化的工具,而人文文化恰好是人性化的文化,那么将人文学科、人文文化、人文主义传统所拥有的富于人性的目的论、价值观念、基本精神赋予科学,即实现科学的“人文化”,便是让科恢复人性的“良策”。然而,由于两种文化的对立并不能完全甚至不能主要归之于外部的即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原因,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两种文化本身的性质和价值趋向之中,因此,稍加思索我们便能提出质疑:以往“人文的科学化”已经酿成苦果,现在倒过来期求“科学的人文化”,这合适吗?不过,这种问题解决方案毕竟被人们提出来了,有的是直率的,有的是隐晦的,其共同特征是抬升人文文化,而让科学文化向人文文化靠拢,从人文文化中吸取精神和灵魂。而且这种主张在国内外均影响很大,似乎已成了主流看法,因此不论这种看法表述得如何不成熟,如何缺乏一致性,仍有必要加以分析和讨论。

乔治·萨顿提出建立“新人文主义”的理想,这种新人文主义的目标在于“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或“人性化”,因此,萨顿革新科学文化的主张按其基本旨趣是以人文主义作为科学文化的精神内核的。然而,作为一个科学史家,虽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他关于两种文化的议论在理论上却缺乏自圆其说的一致性。一方面,在谈论“新人文主义”(=新的文化)与科学(科学文化)的关系时,他强调“新人文主义不会排斥科学;它将包括科学,也可以说它将围绕科学建立起来。”^①他指出:“科学是它(指

^① 乔治·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新人文主义——引者)的核心”，“新的文化……建立在科学之上”^①。这意味着，新的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它以科学文化为核心，并且是在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萨顿由此显示出一个科学主义者的立场，在他心目中，科学文化仍然是高于一切的：“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科学的缺憾：“……无论它多么重要，它却是绝对不充分的。我们不能只靠真理生活。”^③不过他又指出科学自身含有人性(人文文化的内核)的意义，只是这种人性是内含的，需要受过科学教育的人文主义者将它挖掘出来。这就意味着，科学要走向新人文主义，无须从别的文化如人文文化那儿获取或借鉴什么，它所需确立的精神内核本已存在于自身之中，只须(在人文主义者的帮助下)将它挖掘出来。

我们看到，在萨顿这儿，新的文化以科学文化为核心，科学文化又含有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核，所谓新人文主义即是建立在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以科学所内含的人文主义为精神实质的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萨顿撇开人文文化谈新的文化，无视两种文化的对立谈新的文化，由此提出的“新人文主义”方案势必脱离实际，而成为一种过于抽象化和理想化的设想。同时，他的新人文主义表露出科学与人文相互包含(新人文主义包括科学，科学内含人文主义)的看法不只是过于简单的，而且是概念混乱的。

科学哲学中的后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反实在论，社会学中的知识社会学，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当代哲学文化思潮中的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普遍地存在着这样一种对待科学的思想倾向：弱化科学的客观精神，“降解”科学理性，破除科学在研究对象、知识形态、研究方法、合理性标准上的特殊和优越之地位，使之“世

① 《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第125页。

② 《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第124页。

③ 《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第121页。

俗化”为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学问,甚至与宗教、神话并无二致的知识领域。显然,在这一思想文化倾向中,存在着一种批判科学主义、主张科学人文化的内在价值趋向。

这种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科学人文化主张在国内亦颇有影响。有人以“科学的人文化理解”为题^①,阐述了科学的对象、性质、方法与人文科学的一致性,并得出“科学即人学”的结论。作者由此出发,呼吁改变对科学的流行看法,“改变科学的形象”,从根本上将事实、意义及价值统一起来,建立起“人文化的科学观”。作者认为科学的人文化是20世纪越来越明显和强大的趋势,它“体现在科学本体论、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这种看法几乎是对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全面呼应。

国内学者在讨论“人文精神”概念时,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一种从整个人类文化中提取出来的基本精神,其中研究科学文化问题的新秀孟建伟先生对其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论证,既有专著,又有多篇高规格论文,产生的影响可谓大矣。看起来,这种新的“人文精神”与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存在很大差异,但仍含有科学的人文主义化之基本思想倾向。孟建伟不赞成“将人文学科或人文文化看作是‘人文精神’的文化基础”,而认为“人文精神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②这种“新人文精神”(我们暂且称之为“新人文精神”,以区别于传统的人文精神)既然被看作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内核,它便也是科学文化的精神内核,即是包含着科学精神于其内的。但下面我们将会揭明“新人文精神”并未能囊

① 张洪齐:《科学的人文化理解——科学统一之途》,《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7期。

② 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260页。

括科学精神的全部内涵,甚至未能包容科学追求物性(以及宗教追求神性)从而以客观精神为其根本特征这一主要内涵,而将其人文精神“看作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①,与传统人文文化的精神内核并不存在质的差别。此二点表明这一观点的提出者实际上是在贬抑科学精神,抬升和维护着人文精神。这种观点虽然也不否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存在分裂和对立,却要让科学精神从属于“新人文精神”(它实质上与人文主义传统的精神内核并无二致),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新人文精神”的观点实质上含有“科学人文化”的主张,或者说存在明显的“科学人文化”的思想倾向。

鉴于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在处理与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语义含混,特别是“新人文精神”的倡导者极力与传统的人文精神划清界限,本文拟先讨论对“人文精神”以及“人文主义”、“科学精神”等概念如何正确理解的问题,并主要与孟建伟先生商榷,而后再对“科学的人文化”提出否定性辨析。

二、如何界定和理解“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文化精神,它附着在一种成熟的文化载体之上,渗透于一种具有长期历史积淀性质的文化形式之中。作为一种全人类一般文化之内核的“新人文精神”,它所要求的成熟的文化载体显然不是科学文化,但由于按其内涵须囊括科学精神,因而它也不是科学文化尚未独立存在时的古代文化和早期近代文化。而科学文化在其产生之日起便已埋下了与人文文化分离和对立的种子,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回想一下彼得拉克对自然科学的怀疑和轻视,英国皇家学会章程(1663年罗伯特·胡克草拟)声称科学“……不干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卢梭对科学的道德

① 孟建伟:《关于“人文精神”的定位问题》,《新华文摘》1999年第12期。

责难便够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历来就是两种十分不同的文化，它们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从19世纪末以来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迄今为止，又一直未能出现作为两种文化之统一形式的新型文化。因此，这种作为一般文化之精神内核的“人文精神”尚不具备其稳定的文化载体，它现在为学者们所提出，便只能是某种关于两种文化之统一的新文化精神的设想。它只是一种“应然判断”（“应当是”），而非“实然判断”（“已经是”）。作为“已经是”，即从现实的文化和文化精神来看，人文精神只能是指传统的人文文化的精神内核。

这里涉及到学术立论的一个方法论考虑：观念建构自下而上提取抑或自上而下推演？我们既不一般地反对“上行”路线，也不偏爱“下行”路线，同时强调二者的共性：新观念、新思想应建立在可靠和深广的经验基础之上，即须与经验事实材料相对应。因此，即令采用自上而下的观念建构方式，作为逻辑推演出发点的新观念归根结底仍来自于经验的底层，它作为演绎前提允许具有猜测性和非经验性，但在理论确立中应充实经验内涵，应找到“硬事实”作为其立论之根据，从而最终使人形成一个判定：新观念新思想建立在充分和可靠的经验基础之上。这里我们看到，“新人文精神”声言“将整个人类文化看作是‘人文精神’的文化基础”，^①但不是自下而上地提取得来的，而是预设“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而后认定它“应当是”整个文化的精神内核。具体说来，作者是这样提出自己的基本观点的，他说他所赞成的“这类观点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和界定具有‘广义的’或‘宏观的’性质；它们将人类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人文精神’定位在追求真善美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最高层面上，而将科学精神、艺术精神、道德精神等崇高的文

^① 《论科学的人文价值》，第259页。

化精神都看作是人文精神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新人文精神”在如此定位即被认定之后，作者并未作详细深入的论证，因而使读者产生“新人文精神”不过是作者的一种抽象化、理想化的议论，它既不来自于对现有两种文化的综合考察，也不同这两种文化各自的特征进行比较和分析，因而其失真和不切实际便成了必然的结果。

这种“新人文精神”的失真之处主要体现在它未能囊括科学精神的全部内涵，甚至未能包容其最基本的精神——客观精神。

那么，“新人文精神”囊括下的“科学精神的实质、内涵及其他的人文意义”指的是些什么呢？我们将其如实摘录在下面。

首先，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这……是科学所体现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其中包括：

- ①自由探索的精神；
- ②勇于批判的精神；
- ③大胆创新的精神；
- ④严谨求实的精神。

其次，促进人类智力的发展，永远向着“更快、更高、更强”的方向迈进。……因而，现代科学活动和现代奥林匹克活动存在“相似性”（有三点类似，略）。而奥林匹克精神有其丰富的内涵，其中包括：

- ①理想主义的精神；
- ②爱国主义的精神；
- ③顽强拼搏的精神；
- ④公平竞争的精神。

最后，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②

我们看到，这里最后一条即第三条是人文文化也倡导的一种

① 《论科学的人文价值》，第259～290页。

② 《论科学的人文价值》，第244～257页。

精神,但应强调的是,科学按其内容并不蕴含这种精神,只是科学认知主体作为科学社会中人要求具有这种精神。第二条突出了科学中的竞争意识,即知识首创精神。按照“首创性”规范(默顿),科学中“只承认第一,不承认第二”,因而在发现优先权争夺中,具有比奥林匹克运动的竞争更加残酷的性质。第一条突出了科学的内在基本价值:追求真理。但传统人文精神也讲追求真理,甚至宗教也不例外。然而科学追求真理所不同的是,它诉诸实验检验,因而美国哲学家P·格姆在一般认可的科学的基本价值“求真”之后再加上“求证”。^①求真求证的精神既表征了科学的内在基本价值,又标示了科学活动的根本目标,同时体现出了科学精神之最显著和最根本的特征——客观精神。孟建伟在第4小点“严谨求实的精神”中也谈到了“实证精神”和“严格检验精神”,但这恰好是人文科学所不宜采纳甚至加以排斥的,因而应当算是科学所特有的,因而也说明了“新人文精神”作为普适的人类文化精神将其不加提炼或限制地收容于其中是不恰当的。

实际上,科学的求真求证所蕴含的客观精神表明了科学的目的在于对物性的追求。科学、人文、宗教分别体现了人类对物性、人性、神性的追求,从而显示出三者的差异和对立。后来,人文主义者(如施莱巴赫)从人文主义角度建立现代宗教神学,这种宗教信仰“来自于个人的人性意识”,它以对人性和人文精神的信仰代替福音的教义,因而只是排解了与传统宗教的外部冲突,却并没有消除其基本精神的对立方面。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方面,由于科学在追求对物性的把握时虽然不可能排除人性的渗透,甚至要求助于人的某种主观先在因素(主要指作为科学创造观念母体的高层观念因素)的观念主导作用,但与此同时,科学认知又要力求消除主观因素,特别是非科学因素对客观心态的干扰,并以排除科学知识中

^① P·格姆:《科学价值与其他价值》,王新力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年第4期。

残留的所有无证据确证的,采取“我认为”、“我主张”、“或许是”、“可能是”等表述形式的主观性判断和猜测的成分为始终不渝的目标,即以获得“客观知识”为目标,这使得科学与人文的沟通显得十分困难;正因为科学认知以排斥非科学因素,包括艺术、宗教、形而上学等人文因素的干扰为其显著特征,这就使得人文对科学的渗透、包容和同化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客观障碍,那就是科学认知内容的边界。科学知识既然是对物性的把握,那就对非科学因素包括人文、宗教、神话、巫术、魔法等因素立下了“谢绝入内”的告示。在这种独特的知识生产方式支配下,历史的积淀必然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文化精神,这就是以追求对物性之把握为目标的客观精神,并在科学知识形态、科学认知规范以及科学行为规范中表现出来。这种客观精神与人文精神存在显著差别,对这两种精神的统一,需建立在两种文化统一的基础上,而在两种文化统一尚存在诸多问题(包括能否统一、统一的层次是否有限制等问题)的情况下,提出统一的文化精神应慎之又慎。

设想“新人文精神”或“科学的人文主义化”、“科学的人性化”等等,其动因或根据在于科学不只是一种客观知识的体系;对于科学这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考察,如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科学作为一种人的活动、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科学作为社会——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当我们超出第一个视角的范围(必须指出:将科学知识看作是非人性的纯客观知识也是过于理想化的)时,科学的人性、科学的人文因素便一下子显露在面前。

科学作为一种人的活动。当我们不是将科学看作一种静态的,作为科学活动既定成果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理论、定律、公式等等知识形态的东西,而去考察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将科学知识看作是人的创造行为之产物时,科学产品的抽象形式便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它原来是富于人性和人文精神的。且不说实证主义作为一种